

梦里 燃灯人

燕燕燕 著

精美插图
经典悦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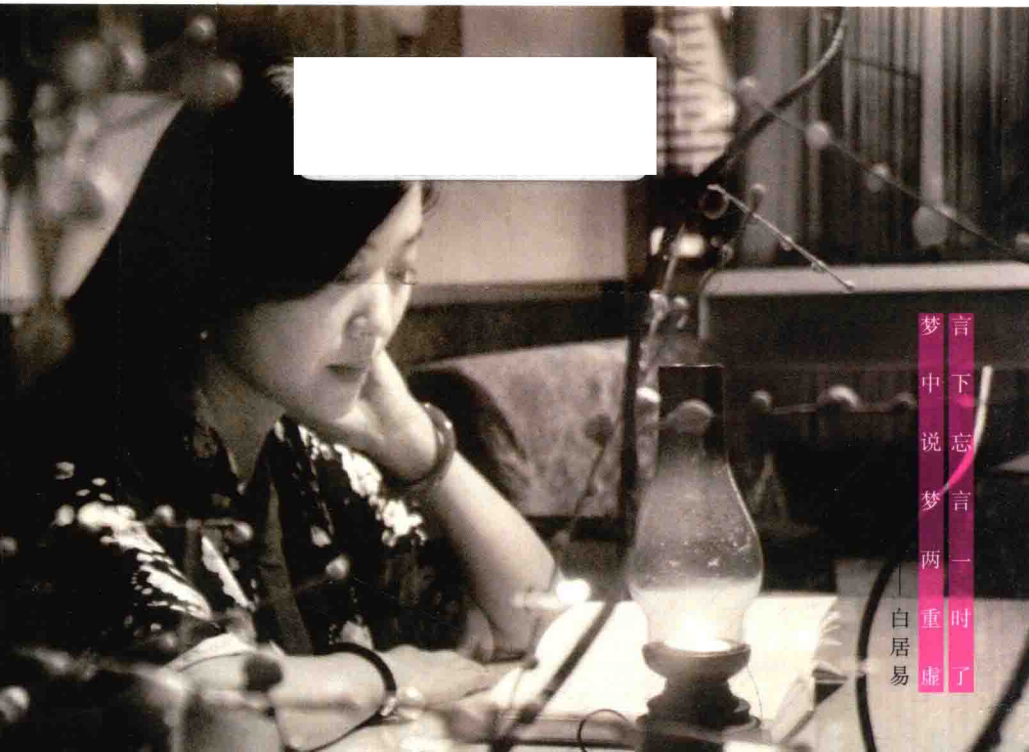
人生都有起落，心灵总患得患失，
灵魂的苦痛何曾放过谁？

都要靠着肉身一天天捱过，冷暖自知。

然后你方知觉：

一切令你绝望的东西，终会显现，它们皆为度你而来。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言下忘言一时了
梦中说梦两重虚
白居易

燕燕燕
著

梦里
燃灯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里燃灯人 / 燕燕燕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555-7

I. ①梦… II. ①燕…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8279 号



书 名 梦里燃灯人

著 者 燕燕燕

责任编辑 黄孝阳 汪 旭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华泰实业有限公司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62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555-7

定 价 35.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二〇〇四年夏天，我在南京大学文学院活水轩接待前来报考作家班的考生。上午将尽时，一个瘦削、穿花裙子的女孩子来报名，跟着一位同样瘦削又因为瘦削而显得高得有些突兀的（高可能只是我的印象，未必可靠）白发老先生。不知道是出于师道尊严，还是因为羞怯，一种在美好事物面前本能的羞怯，我没有细看她长的什么样子。不过，围绕着她，还是有一些地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先，她竟然叫燕燕燕，怎么可以，怎么可能？要知道，我手里拿着她的报名表和身份证，这可不是笔名、艺名，而是真名。其次，她是那么静，静到让活水轩里的喧嚣止了，潏热消了，静到她必须穿上一件花裙子才算死寂，这时候的花裙子也不再花团锦簇得招摇，而是天边虹一样的静美。最后，都这个岁数了，还要爸爸陪考，爸爸竟然也是同样的静，没有跟任何人寒暄，包括我，就静静地站，或者坐，一眼不错地看着他的女儿完成各种手续，他的任务好像也

仅止于看着他的女儿，看着。直至写作此文的当下，我才知道这位业已往生的安静的老先生的名讳：燕云峰。

后来，她入学了，我们并无多少交集。记得有次冬天，很冷，一群人聚会，结束后我和她一起回学校，她穿一件棉袄，像是缁衣，一如这惨淡的冬日。我们就走着，没说什么，因不知从何说起。忽然，她叹息了一声，那时我心想，她是不是要跟我说什么？她的过去？她的心事？我有些期待，又有些害怕，仿佛那是一片太幽深的湖，不应该涉足、打扰。但然后又静了，她仍然没说什么，也许本来就没打算说什么，我有些失望，同时释然。她在《白蛇在红尘中》一文里引述到亡命中的胡兰成与友人的对话。胡试探：白娘娘为什么不对许仙说出自己的真身，是怕得不到谅解？友人说，当然谅解，但这么贵重的感情，连万一亦不可以有。我当然不是她的许仙，她也未必有着像白娘娘原来是蛇身一样令人惊悚的秘密，但我珍惜与她的友情，这友情是贵重的，不可以有万一，所以我宁愿她对我、对世界永远地缄默下去。

毕业后，她安静地生活在一个安静的小城，一下子这么多年过去了，都快“十八春”了。知道她一直在写散文，偶尔也会从微信上看到一鳞半爪，没太当回事，直至《梦里燃灯人》的书稿打开在我的电脑屏幕上。鼠标滚动，书稿一页页翻过，安静得连静电声都没有，但我分明听到了她内心的山呼海啸，我开始相信，她真的有着蛇身一样的过去，如此，她的文字才会一翻滚就是水漫金山，一歌哭就是杜鹃啼血。她的文字与她的安静形象之间的反差真是大啊，在她的文学世界里，如果是绽放，就必须最绚烂，如果是枯萎，就必须最决绝，她要的只能是最黑的黑、最红的红。反过来说，正因为她已经在文字中活过多少辈子，每一辈子都活得豪奢时烈火烹油、破落时白茫茫一片，现实生活怎么可能有这样的际遇，即便曾经有过，又哪能再奢求，于是，她便能安安稳稳地在一个博物馆里打发她的日子，就像一个老人（对，是老人，耗尽了所有爱恨的老人）把一篮子

陈米一颗颗拣进另一只篮子，还有大半篮子，够她拣的呢。

在散文集的扉页上，她引述白居易的禅诗：“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我想到废名太过钟爱“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径直略过李商隐的原意，做出自己也许更动人的“曲解”：“他大约想象这些好看的花朵，虽然是黑夜之中，而颜色自在，好比就是诗人画就的寄给明天的朝阳。”她就跟废名一样，哪里顾得上白居易的禅意，她所看到、所心心念念的只是“两重虚”几个字——是啊，生而为人，不正如梦中说梦，说到底只是虚上加虚？但是，千万不要被她迷惑，以为她的世界观的底子只是一个“虚”字。虚毋宁只是她的追求的起点，一个被压得太低所以一定会反弹得极高、极劲道、极恣肆的起点，虚甚至只是一个发语词，类似于戏台上青衣抛着水袖，幽幽一句“苦啊”，后面才是长长一段灼烫的爱恨，抑或控诉。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正因为世界已经被她事先指认为无非就是“两重虚”的，她才有理由用一段段加粗、加黑、加着重号的爱恨来填补怎么也填不满的巨大的空洞，她本人也在精卫填海一样无望的填补行动中一次次体验着苦情戏女主角的悲欣。那么，到哪里才能找到利刃割人般的爱恨呢？当然是戏台和银幕，所以，《梦里燃灯人》的第一辑就是“梦中之影”，专门讲述戏曲、电影中的爱恨传奇。有意思的是，她坚决不碰冷门的故事，所说大抵只是《锁麟囊》《白蛇传》和《梅龙镇》之类众所周知的篇目。这不是因为她视野窄、储备薄，而是有着更深沉的潜心：冷门的之所以冷门，是因为它们如此涣散、不经心，它们无法把观众同样涣散的心弦绞紧；众所周知的之所以众所周知，则是因为它们如此剧烈、刻骨，一啸就能裂帛，一鞭就见血痕，它们仿佛可以代代传唱下去，直至“末世”和“末人”出现——只有这样的经过万口唱、万耳听，烂熟到极致每次看和听时却又觉得陌生到极致的篇目才是她的盐中之盐。就在那些剧烈到悲欣交集的时分，每一句爱的言语都栖居在时间之外，柔软着每一位时间之内的渴望爱的人们，就连恨都是让人流连的，因为

隔着一座戏台、一道银幕，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为古人担忧，更因为恨毕竟证明曾经爱过，一种肌肤贴着肌肤的不思量、自难忘的爱。所以，爱恨深处，娑婆生琉璃，“梦中之影”才是她的东方净土。

我猜，当她每次从戏曲、电影穿越回现实的时候，应该会有强烈的恍惚感、隔离感吧，就像王佳芝走出珠宝店时奇怪天怎么还没有黑，因为刹那已是永恒，日复一日其实不过是一刹那而已。于是，她必须把现实升华为传奇，把实打实的世界抽干成海市蜃楼，把坐卧行走中的常人点化成瑶池边上的金童玉女，就连菜煎饼这样的寻常食物也要在一则类似于“雪夜访戴”的动人的因为太动人又不免让人觉得不真实、不诚恳的故事中“令人销魂”起来，才有资格走进她的文字。所以，她要的只是童话，童话里什么东西不是最剧烈、最纯粹的？最令她恍然的莫过于童话怎么可以有蛇足，有时竟然还是“蛇足中的蛇足”。对于蛇足的恐惧，带来一些后果：其一，“梦中之影”如此饱满、酣畅，现实生活中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巅峰体验？于是，第二辑“梦中之人”注定是捉襟见肘的，我仿佛看到她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其二，昆德拉说，堂吉诃德一下子摔断好几颗牙齿，说故事和看故事的人都不会关心他的疼，可是，要是让你牙疼几天呢，试试看？从他的意思推衍开去，我可以说：摔断几颗牙齿照样生龙活虎的堂吉诃德先生毕竟是神话里的人物，现实中的我们会疼的，锥心的疼，我们疼不起，所以，不要让我们太彻底，蛇足就蛇足吧，蛇足才是我们活着的证明。

南京大学文学院 翟业军

整理完这部书稿时，春花正谢，春天渐老。

长年生活在四季分明的地方，一年中所见到的景象，无非是杨花柳絮，急雨新荷，秋风凉露，枯枝白雪。而每当回忆起某件事或某个人时，那回忆也总是带着往日的气候特征一同迎面扑来，就像摆在我眼前的这些文字，有一半是几年前动笔写就的。如今，隔着时空，犹能想到旧时的天气和自己旧日的样子。

翻看旧文，心里有时会有惋惜感，因为觉得自己再也写不出那种轻松的文章了。曾经我不厌其烦地去铺陈文字，费尽心力想要构筑一篇明艳的作品，为了写作每天大量地看电影看戏剧。这些，以现在的心境，都很难再做到。

正如李清照的词：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

写作的人通常都有一颗敏感的心。人生最初的苍凉感，我是在书本中先触摸到的。小时候，父亲的书橱里有

一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绿色封皮，四册。有一天我拿下来，翻开就放不下了。脂浓粉香的前八十回，读得余香满口，沁人心脾。我太喜欢宝玉和黛玉，如同后来对真实人生的误解一样，初读“红楼”的我，满心以为一切都会顺理成章，镇定地等着看一个好结局，并且也不懂后面四十回是续书。直至看到宝玉娶了宝钗，黛玉含恨焚稿，魂归离恨天，我又失望又悲伤，丢下书，扑在床上大哭了一场。

又读《西游记》，自然偏爱孙悟空，却见他一生都在被别人歪曲。尤其是唐僧，那么糊涂，不识好人，孙悟空打杀了妖精，他便要将他逐走。他不走，他就念咒，咒得他痛苦难忍，不得不走。可怜的猴子，临走时还想着要向师父拜上一拜，然而师父如此憎恶他，连他的拜都不肯受。

还有《水浒》里的张顺，最后在涌金门外的水池里被乱箭射、乱石打，这位人称“浪里白条”，水性那么好的汉子，像刺猬一样死在了水里。

这都是令年少时的我不忍卒读的情节。

后来接触诗词，每读到“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或“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又或“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样摄人心魄的句子，都让我想放歌，想长叹，想流泪。只觉得天远地阔，人心浩荡，而我该如何是好呢。

一个人过于敏感，人生一定不太容易快乐，但也正因为如此，我成了一个时常想要写点什么的人。当我真的开始写了，却又无法抗拒对自己写作的怀疑。往往，我心里想要的是一块锦缎，眼前也真切浮现出了那块锦缎精巧的式样和光鲜的色泽，待辛苦织出来看时，却只不过是一块粗布而已，这是非常令人沮丧的。

由此，多年来我写写停停，难以突破。

其实也知道，一个写作的人当然不能对自己的作品扬扬得意，但是，无论多么伟大的作家，在写作过程中都难免会产生可怕的幻灭感。这时

应当做的，就是不要苛责自己，而是要接受内心最真实自然的表达，接受笔下那些泥沙俱下的文字，让思想慢慢前行，一点点越过阻滞，在某个机缘到来的时刻，它会自觉地变成磁石，把你无意中积累的人生轨迹、阅读后留下的痕迹以及许多瞬间的观察和体悟，其中所隐藏着的金块、珍珠、宝石一一吸收，再回馈给你的手指。或许，一块锦缎就这样织出来了。

于我来说，写作如人生，都不可能在一刻中顿悟，只能在漫长的时日里，在各种的痛苦中渐悟。尽管这渐悟也是进一退十，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如同蜗牛在爬一棵葡萄树，一不小心就会掉下来，如果它不放弃，能再从头开始往上爬，那就是福气。

这本书的内容分为两部分，“梦中之影”是以电影和戏剧为载体的文章，说的都是别人的故事；“梦中之人”是散文随笔，大多是自己的心绪。另有一篇《代后记》，可看作是一张个人的长名片。缘梦成书，来自白居易的诗：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白居易有他自己的意思，我初读到这两句时就将其嵌到了心里，便不顾他是什么意思，只管借来，用以形容我对写作在某一角度的感觉。

如果人生是一场大梦，那么文学、电影、戏剧，一切艺术形式，就是人在梦中又另外造出的绮梦。

我在梦中，说着我的梦中之梦，笨拙、微小、细碎。别人看完，也就忘了；我自己说完，自己也就忘了。

促使我写作的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的父亲。他对我的期望就是：成为一个作家。以前，每逢我在报上发表文章，报纸送到家中时，他先翻到有我的那一版，看一眼，放下心来，不细看，而是先把其他内容浏览一遍，最后才把我的文章逐字逐句细读。他就像吃一餐饭，最爱的食物要留到后面慢慢吃。等我下班回到家，他会热烈地与我讨论，对我的文章，他从来不吝赞美，时常赞美到我都觉得过分了，这时我会及时制止他。

我心里明白，他是在鼓励我，他希望我能写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

他是我的父，我的师，我的友。

或许还是几世的情人，几世的仇家，所以这辈子才会有那么深那么痛的父女之缘。

他是我今生唯一的“最知己”。

他离开后，我对人生几乎丧失了所有的兴致，这其中首先是写作，因为一个最忠实的读者不在了。

可是关于这个问题，他对我又是有过叮嘱的，所以无论是人生还是写作，我都不能放任自己去厌弃。他病危时，一直昏沉，神志不清，在临终前的十天，有了一次所谓的回光返照。那天的他，思维清晰，讲话如从前一般，对我详细交代了许多事情，其中说到让我以后要继续写作。彼时，我在病床前，万般不能承受这样凄惨的人间告别，我泣不成声，胸口似有一堆火炭在烧，又像是一盆热辣辣的熔浆，猛烈地泼在心上，要把我整个人都痛昏过去。

我哭着说：不不不，我什么也不想写了，写了你也看不到了，那还有什么意义。他似乎早就预料到我会这样说，他的脸上露出奇异的微笑，他的眼睛闪闪发亮，从来没有那么亮，那么黑白分明，不像一个即将死去的老人，更像是刚刚降生的婴孩。

他对我说：怎么会没有意义呢？那才更有意义，何况，我是能看到的。

停了停，他又说了一句：这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为了他这句话，我愿意相信，纵然阴阳两界，相隔茫茫，我和他，也能够心灵相通。

这本书，理所应当献给他，父亲。

燕燕燕

二〇一六年五月一日

目 录

序：爱恨深处，娑婆生琉璃（翟业军）	001
自序：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	005
梦中之影	001
分我一支珊瑚宝	003
白蛇在红尘中	006
凤冠梦	010
五可姑娘	015
爱不重不生娑婆	019
怜香伴	023
走失的夫	027
游龙戏凤	031
凡心	039
夜奔	043
当君怀归日	046
知音	054
爱情不美，玫瑰无香	057
摇晃的粉红钻戒	061
一生是几个长镜头	065

卜算者	069
多瑙河上的骊歌	073
好女子不摘花	077
永恒	081
黑蝶漫舞	084
狐狸娶亲	087
花朵与骨头	091
画疼	095
两个萨贺芬	099
花豹玛娜娜	103
葡萄未熟之时	107
在被诅咒之地	110
羞耻之花	114
以沉默,以眼泪	118
远方	121
通往安宁的路	124
 梦中之人	 127
芭蕉	129
瓷器	132
过天星	135
蜜与糖的滋味	139
猫	142
明珠点绛唇	145
山花插宝髻	149
金盆夜捣凤仙花	152

胭脂	155
秦淮河上的花朵	158
童话的蛇足	161
最是销魂菜煎饼	164
梦中记	168
情深情薄	175
西王母	182
长乐未央	192
父亲的桃与李	203
南京·流水四章	213
代后记:燕燕燕	241

釋曰夢中一景



夢中
之氣

五
五
五
五
五

清溪子吟
五
五
五
五
五

京剧里的程派唱腔幽深沉郁，一段听下来只觉曲折回肠，如呜咽，若游丝。《锁麟囊》是其中的经典大戏，唱词典雅，人物扮相清新美丽，声音摄人魂魄。这戏我前后看过数遍，最初知道程派也是因它。

故事很温情，又有寓意。一开场，富家小姐薛湘灵要出嫁，阖家人都忙着置办嫁妆，而她只是百般地挑剔。绣花鞋图样换了再换，鸳鸯一个要飞一个要游。老管家拿来了锁麟囊，那麒麟绣得不合她意，便讥讽为耕牛与野驃。

正觉得这位小姐不甚可爱，她却幽幽道出一段心事：怕流水年华春去渺，一样的心情别样娇。不是我无故寻烦恼，如意的珠儿手未操。

这才恍然明白，原来，一个深闺小姐，面对未知的新生活，心中满怀忐忑，又不好与旁人诉说，所以才会表现得不可理喻。她的老母亲为了让女儿欢喜，在锁麟囊内装满了珠宝，但是薛湘灵的婚前抑郁症是连夜明珠也不能使她展